



录 ( Culture ) : 冯炜

冯炜  
.....  
创作总监

1992-1999年: 中国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

2000-2002年: 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

2002-2005年: 英国谢菲尔德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大学, 博士

2004-2009年: 英国Bondbryan建筑事务所任高级设计师

2009-2010年: 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学系

2008年至今: 学术刊物《风景园林》(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专栏主持

2010年至今: DC国际

感兴趣的有: 文字、声音、影像和城市……对了……还有房子

专业领域的有: 透视前后的空间体验与建构; 建筑设计和视觉媒介的关系; 山水画与园林、电影和城市。

我从小不喜欢记日记, 觉得这东西矫情, 完全是应付语文老师的东西。日子是过的, 而不是记的。经过文化革命的长辈们总是告诫: 文字这东西要小心, 有啥想法想想就行了, 别写下来, 有很多人被自己写的文字害死。银行也说, 别把密码什么的写下来, 要记住。但是, 世界上没有比记忆更不靠谱的事情了, 记忆中的事情总是随着我们的意愿被扭曲和筛选。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却发现自己除了这些记忆一无所有, 所以似乎一点点记事也能够证明自己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以下就是在S村的二三事。



英国谢大特制制造研究中心



he Core 英国 Barnsley 志趣茶中心



唐山湾国际乐居概念方案设计



重庆高铁火车站概念方案设计



江苏园艺博览会主会场规划设计



英国Barnsley中学



2007年4月: 造园

复活节周末我整理了院子, 给草坪割了个板寸, 添了两把椅子。我们是冬天搬的家, 然后一直比较忙, 加上恶劣的天气, 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仔细打量和体会一下院子。

如果房子是堡垒 (castle), 那么院子则具有很强的领域 (territory) 的味道。房子有窗户和门, 我可以自主地选择封闭还是开放。院子本身就是开放的, 所以做文章就要做在限定 (define) 上了。我们院子的左右是一种深红色的木制围栏, 而左右邻居则要在另一边共享我们的红色围栏, 在另一边要和再过去的邻居协商造颜色和材质。结果很可能就是两边围栏的颜色和材质不一样, 别扭但也丰富。以此类推, 最后一家两边都有围栏了, 也就没有选择自主性了, 也省事。那么我们房子的原有主人必须是这一循环圈地运动的开始者或者是积极推动者, 才有了两边颜色材质统一的围栏。希望大家不要迂腐到制定千篇一律的条文来“规范”怎样竖围栏, 就如建筑设计和规划中的party wall一样, 往往只有请律师来解决, 有时还可能引起旷日持久的对峙。

当然大家没有那么笨。还有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各家协商选用一种材料, 然后在自己这边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那也壮观。欧洲某小镇规划要求每一家房子不能和邻居涂同样颜色。如果仿效此法, 我们这条街也能有一条人工彩虹了。

我们的后院里有个小木屋 (shed) 用来放置一些杂物, 我一时兴起也整理了一边。把东西拿出来, 再按

一种新的秩序摆放回去。令人吃惊的是看起来铺满院子的杂物居然可以井井有条的塞到那么小的一个小屋里。 “铺”和“塞”的区别在于“铺”是把院子当作一个平面, 顺序摆放物品; 而“塞”则是充分利用垂直维度。如果院子是30平米, 小屋3平米, 就可以把小屋在垂直方向分隔成10层, 这样就成了。于是另外一个概念产生了。可以设计一个可展开的小屋, 展开以后就是个水平的院子, 折叠起来就是个小屋。如果将这个办法推广到城市, 我们可以把S村折叠成上海杨浦区那么大, 我可以骑自行车上班了。

我们后院只有一种地面材质, 陶质的铺地砖。当然原来的主人并没有要用一种人工材质 “de-materialize” 一个空间将场所同质化的想法, 也就是

图个省事。如果能够换成更加有工业味道的穿孔板就好了。地面材料弯上去变成竖向维护, 作出来的结果会不会象浴缸? 妥帖而且易于清洗?

所有的空间限定都是玩的心理游戏, 防君子不防小人。我们这里“小人”还特多, 邻居的猫们。也不知道哪只是谁家的, 窸窸窣窣如若无人之境, 还时不时地来试尝一下你们烤好的肉。他们实际上是院子的主人, 我们只是在天气好的周末用一下这个空间, 而他们则是天天在此。

造园应该是放松的, 不过就是和花花草草、阳光、啤酒、烤肉还有猫们消磨一下时光罢了。这些东西给院子赋予了意义, 至于生态不生态就不好说了。院子里面的植物对生物多样性和温室效应产生的正面影响大概和烤肉带来得污染也扯平了, 基本做到零排放, 就如某个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一样, 在英国某个海岸拣了块石头, 然后绕英国一圈回到起点, 把石头放回了远处。



2007年6月：劳动歌

最近我的mp3里放了2cd的西藏音乐采风音乐。以前我在上下班路上一般用阅读报纸来打发在轻轨上的时光，报纸上充斥着现实中的磕磕碰碰，而现在却被着苍凉空旷的歌唱拉到了远方。

上大学的时候对这个“远方”是无比向往大概是从看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开始的，那个时代的陈丹青、何多苓和罗中立给我们带来得视觉冲击强烈无比。站在西藏组画前面，真有些忘却了身处何时的感觉。我甚至记不清是在哪个美术馆看的展览，美术馆象一层包装，撕开以后，画里面的实际线就延展开来，人物也就跳到你的面前和你对视。魂也象是被他们一把攫住的感觉。

音乐的空间性在这些曲子很明显。那种回荡告诉你，这些人站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中肆意的放声。声音回荡许久直达远方听者的耳朵。视觉告诉你眼前的世界，而听觉却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之外空间继续绵延着。如果

你身处一个狭小的空间，比如地铁，这种两个空间的反差强烈无比。

专辑里面有一首《劳动歌》，印象极深，因为我听过现场版。2000年，趁出差成都的机会，和朋友坐着军队的闷罐运货的飞机降落在拉萨。“远方”近在眼前了。不记得在哪个地方，听到屋顶上有人唱歌，便顺梯而上，看见一群年轻男女在秀屋顶。那里屋顶是用夯土完成防水和隔热的功能的。虽然雨水不多，但是屋顶上的土却要夯得极为密实，和混凝土差不多。夯土的工具是在木棒的端头固定一个盘子大的石块，将其提起，然后在让重力做功砸下去，一边撒水一边夯，如此反复。对体力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有耐性，所以一般是孩子和妇女的工作。这本是整个建筑工程当中最为枯燥的一道程序，但是他们一边唱歌，一边随节奏而动作，俨然把屋顶当成了歌舞厅，怪不得几个小伙子也被吸引进来。他们看见我们先是一怔，然后便笑了起来，意识到歌舞厅里有了观众，他们歌舞的更加带劲了。脚下的屋顶在节奏当中一震一震，头上的云彩流淌着，建筑就在歌声当中一点点扎实起来。

城里的施工队也唱歌，地方小调最好，《老鼠爱大米》也行。于是在施工作法中标明，基地为碎土夯实，河南小调《编花篮》，3/4拍，男女两个声部。



2007年9月：树

上个周末，在院子里面栽了棵树。

贫嘴张大民的儿子叫张树，他们的卧室是围绕院子里的一棵树加建的，我猜想是那种北方常见的杨柳之类。《情书》中女主角的名字叫藤井树，因为爷爷在她出生的时候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是那种白晃晃的桦树，犹如山上的雪。

其实我也早就有了为小冯同志栽棵树的想法，倒是没想纪念他尚未形成的高尚品格，主要就是想让他和某块土壤产生某种联系。

我在成长过程中换了好几个城市住，陌生，熟悉，然后又渐渐疏远，有几次都觉得是该安定下来了，结果又离开，至今搞得我一种方言都不会说，也不具备那种外人一眼就看出来的地方气质。自然也就不会有那种乡音和家乡菜味道带来得无法言说的亲热劲。从小学会了入乡随俗，以至于大学同窗拉洋片（LYP）说我适应能力太强，强得不能产生那种“文化碰撞”（这句是我加的）。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从来没有那种“这是我的地盘”的霸气；但也不完全对，我时常回忆过去，只不过这些回忆似乎飘飘荡荡没法落地。

树是具有空间性的，庇护也好失望也好，实实在在地圈了一块地。它又是时间性的，老叶落下新叶发芽，习习簌簌想是讲着故事。去年在美术馆看见一个影像作品，艺术家将一个树的影像投射在墙壁上，当你站在树的面

前，叶子就开始下落，象被秋天的风吹的。当然你是无法在美术馆里感觉到风的，所以那摇曳的树叶有种奇怪。当“自然”的概念被解剖以后，如切片般放在你的眼前，总不是那么回事。

小冯同志需要一个真的树。最好是硕果累累而又五颜六色的，安静而又稳健的。



2008年4月：音乐，工作室

我经常想，以后我的工作室的音乐应该是怎样的？

1996年夏，我们一伙人逃离学校，跑到了一个小地方做测绘，天气很热，我们挤在一间大房间里画图，面朝图板头顶吊扇。我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个录音机，于是房间里彻夜响着《赤裸裸》。我们一边重复地描着一个个瓦片，一边哼唱着“我的爱赤裸裸，赤裸裸，赤裸裸……”这个节奏很重要，否则瓦片便会乱了套。终于有一天，Mam陈受不了了，放了一盘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暗示我们需要转换一下品位。现在是可以理解的，Mam陈自然是要纵览所有的图，试图把握传统民居的那种相互关系和节奏，赤裸裸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但是克莱德曼“来得太慢”，我们的瓦片节奏被破坏了。

99年，在故字堆当中爬格子写论文，旁边的诸葛教授喜欢罗大佑和Pink。具我分析诸葛先生是世外高人，听罗大佑那是为了告诉我们，她不排除流行文化，体恤民情。Pink么，那表明诸葛先生也在渴望寻求那种《柯南》不能给她带来的那种超现实情绪。在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歌声中，我写完了论文，充满了自信离开了学校。

参加工作以后，我的音乐历程便乱了套，彻底多元化了。在和学生一起作设计的时候，陈同学推介了孙楠的“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那种绝望往日和日益逼近的deadline相得益彰。还有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给我们工作室带来了一点上海滩的绵软和颓废。

离开了上海，空降到这个岛国之后，我基本上不有意识地系统地听音乐了。工作的事物所因为要体现某种professionalism是不鼓励放音乐的，所以我也就带着耳机胡乱听些什么。没有了人共享，音乐也就不重在交流而无主题，沦为背景。然而背景也是不简单的，如果做大规模的城市设计和组团，我倾向用那种好莱坞诗史般的雄壮去强化自己的精英意识和造物姿态。如果作些小东西，我倾向用有些灵气的东西洗涤一下，例如德彪西。

坐在我后面的Dave大叔是一位60多岁的建筑师，经历过Archigram的时代，现在经常会听一些爵士，数码广播的兴起和DIY给他8小时之外添了不少乐趣。关于房子，他喜欢那种流畅，当玻璃和面板能够整齐的对齐，干净的接缝就会使他感到一种平静。那种花哨的立面层次不但不会给他带来一种恐惧（因为他一般是要负责做节点详图的）而且会让他觉得眼睛无处落脚。

现在我正在听岩井俊二的电影原声碟，眼前是Power Unit Studio的House Chita的照片，心想这些日本人怎么就能在杂乱的生活中有那么一点点透明。那么这张原声可以作为以后我工作室的音乐收藏之一。



罗马人的澡堂子

2008年6月：澡堂子

如果对建筑和身体的关系感兴趣，澡堂子应该是个值得想想的题目。

入口可以直接了当，谦虚一点，如果不是洗浴中心的话，直接分成男女。空间怎么能带那种性别的暗示？更衣室：干湿分离，还没那么简单，私密性的问题？从穿着衣服到没穿衣服的过渡？材料是不是要有skin contact的那种细腻？进了澡堂子，温度和湿气的的原因，建筑材料往往坚硬、光滑易于清洗，这个硬给水的软提供了对比。如果换成其他质感的材料会如何？身体的各个部分是不是该分别对待？洗头 and 洗脚一样么？各个文化可能还不一样吧。高低贵贱亦诚相待，还是分成各种阵营？裸露的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还是更坚强的时候？最暧昧的时候，还是最直白的时候？张永和在《南京，工学院》中曾经提到了随着自己的成长，他从校外的公共澡堂（可能大家都相互不认识而觉得坦然）转到了学校澡堂（彻底的融入群众？）在家里，浴室可以是一个封闭的盒子，公共浴室到了社交娱乐场所，日本温泉干脆更开畅，融入大自然，雨啊雪啊都不在乎。身体可以是小宇宙的中心，也可以成为大宇宙的一部分。比起其他建筑，澡堂子大概是和身体最亲密的。刘伶会怎样设计他的浴室呢？

